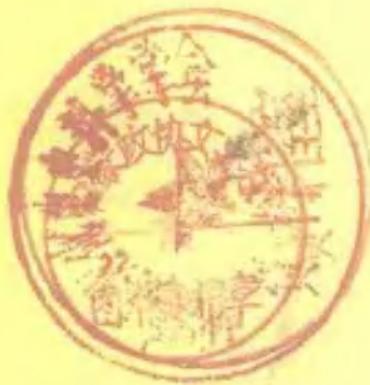


2304

泸州文史资料选辑

第四辑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泸州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编辑

泸州文史资料选辑

第四辑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泸州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

泸州文史资料选辑
第四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泸州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合江县印刷二厂

一九八四年元月第一次印刷
(内部发行)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辛亥革命回忆录 | 杨兆蓉 | (1) |
| 泸州同盟会辛亥革命活动纪要 | 易润生 | (35) |
| 余竟成烈士传 | 易润生 | (48) |
| 余竟成烈士生平 | 邓超淮 | (58) |
| 同盟会员韩砺生简史 | 韩朝宗 | (74) |
| 邓西林在辛亥革命前后 | 邓寿嵩 | (77) |
| 同盟会员席乾生 | | (81) |
| 同盟会员余寅披事略 | 余 煜 | (84) |
| 同盟会员罗绳彦事略 | 罗振忠 | (87) |
| 李琴鹤、金丽秋合传 | 易润生 | (91) |
| 川南起义到泸州独立 | 杨兆蓉 | (95) |
| 辛亥合江围城战与黄方被滇军杀害目击记 | 穆济波 | (100) |
| 陶开舟在辛亥革命前后事略 | 吴骏英 | (104) |
| 同盟会员陈宝镛事略 | 易润生 | (106) |
| 辛亥合江同志军围城概略 | 施逊三 | (109) |
| 辛亥合江同志军起义 | 廖士元、李洪运 | (112) |
| 纳溪县响应辛亥革命史闻三则 | | (124) |
| 合江同志军张玉枢 | | (128) |
| 合江同志军王思九 | | (129) |
| 合江同志军王焕卿 | | (130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同盟会员王绍华简介 | (131) |
| 回忆王泰文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 | 王世修、王世明口述 王昌熙整理 (132) |
| 石顶山武装起义始末 | 王有奎 (133) |
| 大渡特区武装暴动的前前后后 | 张梦渔 (145) |
| 忆先父陈漱云参加辛亥革命前后 | 陈壁如 (157) |

辛亥革命回忆录

杨兆鳌

同盟会与孙中山先生之关系

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，革命办法确定，中山先生住东京领导进行，为避清使馆侦查，住地屡迁，或旅馆，或廖仲凯寓所，或宫崎寅藏家，无一定地点。日常往商要件者除《民报》及各支部负责人外，其他来客亦多，久住人家彼此均感不便。黄复生告我，：《民报》同志赞成租屋独居，惟日本警察条例，居民应将家长姓名写在门口悬挂之木制门牌上，若仍用旅馆号牌上高野之名，知者颇多，耳目难避，于是改用中山平八郎，旋又改名中山樵。党人回国活动，即以中山之名作秘密暗号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遇着疑是同党而不相识者，即以中山暗号问之。首问到过日本没有，同时左手举起大拇指，右手擦右眉毛。彼答话时，如举起右手大拇指，以左手擦左眉毛，则眉指的暗号已相应而合。如云：到过日本，则以“中山”二字之日本语问之，知道中山先生否？如答未到过日本，则以中国话问之，一一相合，无疑的真为同党，可与之商量彼此活动情况。

四川革命党人的活动

黄复生系川南师范学生，同学屏山邓絮（字亚珍十九岁

中清末后一科举人，留学日京，参加同盟会，与富顺雷铁岩办《鹃声报》，鼓吹革命，隆昌陈道循（字伯珩），黄光士（字容九）与复生，富顺曹萼（字叔实），荣昌胡易（字玉鸣），永甯黄方（字鹿生），泸州陈宝镛（字漱云），李鸿彦（字琴鹤），梅箴（字秉钧）及余等廿余人。因看书报，如湖南陈天华之《警世钟》，巴县邹容之《革命军》与《浙江潮》、《新广东》始萌革命思想，组织“渝新学社”为基础，得经学教习罗顺蕃（字次蕴泸州人）副贡举人赞助，为撰渝新社发起序文，其革命意义，略流露于文中。不能全记，尚忆其数句云：“在昔新亭聚泣，泪洒河山；长沙上书，夏深薪火。人杀尔父，吴夫差未敢遽忘，此非恶声，刘越石因而起舞，鸟兽是蛮夷之性，难养其心；铜驼在荆棘之中，会当见汝。大江东下，铁板铜琶，肠断心酸，一声何满。”

社议创办铅字印刷局，翻印书报作宣传品，派社友赴日本学习印刷，黄复生愿往。当时陈宝镛、陈道循为学社正副社长，与复生皆第一期学生，毕业后二陈即赴日留学。时社中经费尚未集合，派人学习印刷之议，未果行。黄光士与余继任社长，始实行原议。甲辰秋资送复生往日，嗣知印刷部有石印、铜板、照像版等类，不只铅印一门，非一人之力可以兼学，续资派社友宜宾刘永言、富顺范秋嵒（后在川边活动为赵尔丰所杀）于乙巳年（1905）与余自费同赴日本，均即参加同盟会。复生负《民报》印刷责任，以数千留学生，只他一人学印刷之故。

泸州会党首领余竟成，为武秀才。有革命性，常携《警

世钟》《革命军》二书，讲演于茶酒肆。清吏派差役禁止，差役皆彼兄弟，密请大哥让步，遂轮赶乡场讲演，差役知尚不问。复生与余等在川师读书时，即知其事。余同复生、永言、秋嵒、宝镛联名写信，劝其东游。彼毅然到日，加入同盟会，引见孙中山先生，见其魁梧奇伟，言论风生，大为器重。付以打通川、滇、黔会党之责，状委为西南大都督；派同井研熊克武，自贡谢奉琦回川，共策进行。竟成名俊英，参加同盟会时，以俊英系考得武秀才之名，乃去俊字名英，表示与清廷断绝关系。在日本动身时，章太炎、宫崎寅藏与之同照一影，以留纪念，而资鼓励，宫崎並赠倭刀一柄，以作护身之用，与熊、谢回川，设秘密机关于泸州小市绫子街邓西林宅。邓名邦植，系文秀才，亡父润章为举人，山西知县，借其门第掩人耳目。竟成与熊、谢分赴川东南各州县活动，以泸州为策源地。熊、谢往来于泸，皆宿邓宅，于是革命进行，大为活动。巴县杨庶堪（沧伯）、朱之洪（叔痴）、富顺谢持（慧生）曹叔实、易倩予、荣昌张培爵（列五）江津卞剑夫父子及川东南人士，先后加入同盟会者，数以百计，会党中人尤多。四川之革命，从此发轫也。

四川党人在西安活动之点滴

1907年余竟成、熊克武、谢奉琦回川后，余同永甯杨维（萃友），秋末回上海，驻湖南招待所，系湖南同志刘道一之弟刘某所办，借以联络各省党人者。未几，刘道一在湖南被捕入狱，刘某为租界中国侦探捕去，寄禁租界巡捕房，要求会

市公堂引渡，並封禁招待所。余与杨维商请中国公学财务员，江津同志孙镜清出资延聘英国律师，于会审时出庭辩护，结果外国法官拒绝中国法官之请求，得不引渡，住招待所如故。

旋黄复生同内江李异文同志由日返上海，同住招待所约同回川。余因陕西蒲城县同志并勿幕回陕活动，以陕西同志不多，彼一人之力有限，挽荣县范榘（渭渔）与余协助。范为成都武备学堂本班学生，毕业后，全体派赴日本考查陆军，同范加入同盟会者三十余人。范已授陆军协军校之职，将来组织新军可望任营、团长。余即有陕西之行，复生、异文、杨维先行回川。

余与范允井之约，井既先归。余偕范于是年除夕日到西安，住井之寓号，井家为蒲城高室。四川川东道张鋐曾借井父之资捐官，井到重庆收债，遂击渝赴日留学，时陕西留学生甚少，加盟者无几。

是时清廷在西安办有陆军小学一所，并成立新军一标，成都驻防旗人子弟雅云舫，系式各速成班毕业生，任陆军督兼新军标统。雅因纳捐内阁中书，赴京引见，嵇延未回。井欲乘此机会，以范继雅职，掌握陕西省兵权。余以为应先接洽四川同乡官，以壮声色。其时省中要津、首府、首县警察局及高等学堂、师范学堂、法政学堂监督乃至长安县高小校长，皆四川人，声势煊赫，极一时之盛。尤以新设之洋务局，为当时新政之外交机关，总办为华阳进士文龙，系侯补道，乃同乡官之最高者。由高等学堂日文翻译永甯同志陈绍封（改名公恂，输新社社友）托洋务局英文翻译兼高等学堂

英文教习，候补知县，万县王宣笏介绍余与范往晤文道。文为人谦和，曾来寓所回拜。因此哄动一般耳目，并遂得以运动蒲城名孝廉张拜云参加同盟会。张为范继雅任职甚努力，盖张有一门生周某以进士在北京任监察御史，最近奏参陕西布政使樊增祥，上谕离职留省，听候川督锡良查办，官场皆认为张之指使，对张异常重视。陕甘总督升允，以三千金聘张入幕。为新设提学使某，以楚才晋用为可惜，留办劝学公所。

陕西巡抚曹鸿勋，系山东状元，初任樊增祥，一切措施皆樊之计划。樊去职后，信任盐道张某，湖南人。张道以拜云为同宗，往还甚密，拜云说张道推荐范继雅职，曹抚允诺。文稿业已划行，陆军小学提调杜俊明闻知，面稟曹抚，以长江流域捕获革命党风潮为词，请加考虑，因而中止。

杜为绵竹人，候补知府，其侄杜周，以候补佐杂派赴日本考查政治，归而得差者。俊明遣其来寓，转达彼意，拟代聘范为陆军体操教习。范以正有继雅之谋，不能不就而妨其大者，未允。二月初二，四川会馆同乡官团拜，演戏宴会，欢迎余与范参加，同乡会总裁为樊增祥，以彼随父宦，住川多年，认四川为同乡。陕西省新政如派送官费留日生，倡办西蜀铁路，皆彼主张。时传说有复职之望，面告余与范，可多盘桓些时日。席上文道与杜作陪，杜旧事重提，范答以体操乃下士卒之事，陆军所重者为军事学，不敢奉令。杜本善意，讨此莫趣甚为难堪。因此不满，而有破坏之举。

密谋不成，并乃商办端本学校，作革命秘密机关，范留任体操，以待时机，余决意回川。辛亥革命，井为陕南道

尹，胞兄崧生，系国术专家，任师长兼陕北镇守使，范为参谋长。熊克武为南京政府委任蜀军总司令。回川，调范为蜀军第一团团长。一日余同范赴文道公馆辞行，文云：“近来南京捕禁候补道孙毓筠，汉口又捕禁胡英，孙系寿州相国孙家鼐之侄；传说都是革命党，闻四川党人有不便长江回川，绕道陕境者”。文以真诚待人，暗中示意，殊为可感。而杜破坏已成之事，亦不为无因也。

永甯首义

三月杜余在西安首途，沿大北路察看川、陕形势。四月上旬到达成都，时黄复生受聘府中学日文翻译，李异文受聘铁道学堂算学教习，其他外县同志在省任教或机关职务者亦多。复生告余，数月来收的学生（暗号入党为收学生）三百多人，星期日学生来我处写志愿入盟书者甚多，颇有风声，嘱余暂代主盟人，避免一时。余住客店，于是来店入党学生陆续不断。铁道、师范、法政、陆军小学都有，尤以中学为多，住省月余，计有百人以上。复生告我：陆军弁目队招考，当局以川东南多革命党，大量收取川北人，川西人次之。凡投考的党人，嘱其填川北或川西籍，由我通知武备同志任教官者，验看时暗中为力。已考上一百多人，据此可见当时趋向革命之一般。

熊克武与泸州同志黄子休，武备学生休学者到省，谓余竟成准备端午日起义，因泸州旧俗，官民俱出城看龙舟竞渡，只空城一座，垂手可得，嘱省中同志预备响应。並向复

生要炸弹。复生约集省中同志，星期日早草堂祠开秘密会议。金以时间太迫，省中毫无准备。武备代表云：“新军须待弁目队毕业，有了下级干部方能成立。购回外国械弹，皆存库中纵能夺取，无兵仍是无益”。复生云：“带回制造炸弹药品，寄存在内江李异文家，往取需时，制造亦来不及。”到会同志陈伯珩、黄学方、李异文及余等，和武备代表龙灼三、黄冰如，共二十余人。决议请熊、黄回泸转达竟成改期，予以从容预备时间。克武、子休回泸，泸州同志和知余到省者，一再函促速归，商议今后进行。富顺袁阜倩同志，送该县入盟书来省，约同五月赴石桥，雇舟而下，至富顺上岸，晤谢慧生于县高小，渠为校长，谈近状一日，嘱其派代表来泸会议，仍原舟返泸。时杨维、张治祥及嘉定罗杏书先后回川，同至江津会党首领刘天成家吃喜酒，因刘捐一武职，在家宴客。克武、子休亦到，会党中人来者尤多，杏书为各同志撰送一贺联云：“博得一官，转瞬有天空世界，罗来万里，息肩看草泽英雄。”宴罢，治祥、杏书赴成都，杨维同克武、子休来泸。未几，富顺代表邹峰三、袁阜倩、隆昌代表薛瀛海（民国三年，袁世凯捕杀党人，为周骏师长兼镇守使于重庆）到泸，叙属代表同谢奉琦亦至，指定金台栈为招待所，在该栈开秘密会议。竟成与邓西林提议，永甯黄方（鹿生）有小孟尝之称，彼之力量，可以集合叙永一带会党数千人，两次派人请其出助，彼虽赞同，以将有广西之行为辞。杨维以鹿生虽是连襟之戚，尚未会面，到会者多知鹿生与余为川师旧同学，又是渝新社社友，推余与杨维、熊克武同往劝驾。

余恐鹿生急于广西之行，先发一信，请其稍待，有输新社要件面商，然后起程，至江门。杨维往省其舅父。余同克武先行，到兴隆场，鹿生欢迎住其家。见其整理行装甚忙，因彼胞兄仲宣与广西巡抚张鸣岐系旧交，以举人委署凌云县知县，函嘱其送眷属到任所，准备日内动身。彼云：“如不得余信，业已起行。”又见其门前贴有新捐州判红报，见此情形，余与之密谈两日，彼慨然曰：“前日余竟成、邓西林两次派人来邀，以兹事体大，非其人不克负荷。今而知中山先生真先觉者，正与输新社宗旨相合，从前苦无人领导，今得人矣。”毅然加盟，广西之行作罢，当托其堂兄寿宣（护国之役死难川西）退雇赴桂桥头。第三日，杨维来同进永甯城，晤劝学所视学马九成（名图）在日本加盟者，说明往金鹅池活动计划，托其随时报告城中消息。

初永甯会党分两大派：曰成会，曰义会，两派水火不容，常纠合数百人至千人械斗，俗呼斗龙，各奉天主福音两教作护身符。清吏以双方皆是教民，无可如何。泸卫、大坝、长官司、九司城、葛家坟、苗沟一带为最甚，各持械赶场，逢着便打。赵尔丰署永甯道：稟准剿办，先从苗沟下手，杀二三百人。此风稍减，决定利用此机，集合会党起义。用万国青年会名义与两派调和，并晓以汉流大义，暂拟简章十数条，推熊克武骑鹿生之马，一日夜赶到泸州，在开智书局铅印数百本，以三日为期赶回。因此党人中传说熊克武脚大善走，一日能行二三百里，即指此事。

计划确定，同往金鹅池杨维旧宅，照议进行。鹿生、杨维之妻弟赵铁桥，系金鹅池人，由自流井树入学堂暑假归，

亦自愿加盟，先由鹿生召集会党首领数人，详解汉流之发源和大义，乃大觉悟，由他们推出代表四人，持青年会简章，各给路费银二大锭，分四路出发，每路要会员一千人，预定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到城，开成立大会，即占据县城起义。

分派出发后，即用密语电知黄复生，速来鹿生家制造炸弹。时当暑假。复生即辞去成都府中学聘，携炸弹药品及应用胆瓶漏斗等器，並约嘉定税昔畴同到鹿生家，开始制造。需用之酒精，由马九成向叙永府中学借蒸溜机自造，因杨沧伯任府中监督，朱叔痴任监学故也。

制造弹壳、盖与盒须用螺旋相合，一般铁匠不能制造螺旋，复生故约昔畴同来。昔畴为国术专家，又精铁工，过泸购有钢条，作造螺旋钢锉之用。鹿生在青山岩有土佃一家，系铁匠，昔畴往往其家，专负制造弹壳之责。

一夜，复生因收炸药入瓶，药末凝于铁千，将千在瓶口一抹，轰然一声，炸药爆发，房屋震动，复生受重伤倒地，满面皆血。鹿生坐案侧床边看收药，倒于床上，伤较轻。克武正捧面盆清水置屋隅，同余漂洗瓶内炸药，距案较远，伤甚微。杨维因事入城幸免。案上硫硝酸瓶、胆瓶、漏斗尽炸成细砂，灯烛尽灭。鹿生五兄闻声，持灯入室，见此情形大骇。克武同余嘱其急遣雇工赴青山岩，速昔畴归，彼精国术，善中医外科。昔畴日夕调护，复生得不死。鹿生亦无虞。数日杨维来，谓城中传说兴隆场夜半发大声甚怪，街谈巷议，不知何事。半月后，城内马九成、杨沧伯、朱叔痴专人送信云：“清吏因街巷传谣兴隆场夜半发大声事，派差侦查。嗣在乡场捕得持青年会章运动会党二人，疑是革命党所

为，与兴隆场有关，未得口供即时杀害。並出示禁止集会结社，促我等速走，迟恐祸及也。

于是复生、鹿生、克武、杨维、昔畴及余六人，一同离鹿生家，先到泸州商议今后办法。此次首义中途失败，虽然牺牲两个忘却姓名之英雄，但创造了四川革命史第一页。

泸州江安起义

黄复生、黄鹿生、熊克武、杨维、税昔畴同余六人，到泸州前，适余竟成发生事变，因此，不能在泸久住。复生因炸伤眼目颇重，赴渝就医，伤愈始改今名，取死而复生之意。熊、黄、杨、税四人，尽得制造炸药诸法，携药品往嘉定昔畴之叔尊三炭厂制造，沿途贴“收买雄黄，杨寓在嘉定税卡隔壁”。暗号纸条，便于同党来访，余留泸为竟成计划善后。

先是余竟成自日本归，活动区域甚广，风声甚大。会党以为革命是想做皇帝，有称他为余大王者，尤以广船桡夫，传播更远。盖川河大船，到宜昌的呼为广船，上自叙府，下至宜昌，桡夫以千数计，都说：“余大哥的星宿现了，不久做了皇帝，我们就好了。”时泸州知州杨兆龙，设计欲诱而捕之，因他过去曾为州衙堂勇管带，片请其到衙商议公事。竟成至衙门，见警卫森严，大堂和侧门及客厅均有持枪堂勇，双位站岗，堂勇皆竟成旧部，见竟成来暗递脸色。兆龙出见，神色仓皇，坐谈几句话，即告便入内。后知疑竟成敢来，必有准备，若即时下手，激动事变，安危难卜，乃入商

刑幕。兆龙入内，堂勇强步与竟成耳语：“大哥还不走。”竟成即快步出大堂，差役头目迎来密语：“大哥水涨了，快点走避。”时近黄昏，竟成即脱下长衫，以青绸腰带裹于头上，化装走避文庙戚家何姓院内。兆龙再入客厅，见竟成已去，立即发令追捕，然已无济也。

竟成当事变前，其母卧病在床，及闻清吏捕拿其子消息，大受惊恐，不久即死。余母死后，竟成国仇家恨齐集胸中，急欲起义，告余曰：“前之未积极起者，徒以有老母在耳。今已死，我无顾虑也。”余密告此情于成都，得复书，订十月初九西太后生日，清文武官员，皆于前夜齐集会府朝贺，各州府皆然，只须几个炸弹，可以一网打尽。预定成都、泸州、叙府同时起义，嘱先为准备，叙府方面，由谢奉琦负责筹备一切。于是余与竟成着手准备，由竟成派人分往各处约集会党，先期到泸，听候分配。各地会觉得信异常欢跃，九月二十日，先后到泸者已三千多人，皆装扮行商小贩，或卖草鞋洋火，或卖钢针麻线，或为购买物品行商。城内外及小市旅店，为之住满，并有寄住大小两江对岸附近农家者。尤以两江大小木船桡夫，磨拳擦掌，听候大哥吩咐，人数虽多，品类复杂，常有出入茶馆酒店，因细故与人口角滋闹者。距预定起义日期，尚有旬日，难保无洩漏情事。余商竟成约各路头目密议，设法约束。众皆一口同声，约束甚难，只有改期，提前发难之一法，不然恐不能保其中途生变也。情形若此，遂改期十月初一，用密语电知成都、叙府，说明情况，望其提前响应。

余与竟成协商起义办法，以泸州为大本营，江安为外

援，计划如下：

一、泸州城内，道台、知州、都司三个衙门和盐局，由附近旅店所住会党择其一处，先用石油浸湿被盖，于九月三十夜三更起火。城中会党见火起，各于所住旅店向较近之衙门进攻，道衙亲兵、州衙堂勇和差役、都司衙治兵、盐局安定中军，事前同情之同志出而内应，并分派开城及破毁监卡，放出犯罪被禁之人。

二、住城外之会党，船上之桡夫，分一部份在忠山三官祠一带，燃烧草柴以壮声威。一部入城会攻各处衙门。

三、住小市和南岸之会党，预备牵藤，见城内火起，分一部燃藤巡洞呐喊，遥作声援。其余渡河进城，协助进攻。

四、各路会党，由各首领编队自带，统归竟成督率，夺取官署。

五、江安城外，为南路巡防军统领驻扎营地，内有哨官刘安邦（江安事败，变姓名充赵尔丰“戈什哈”（满洲语如陆军之弁兵头目）随同入藏冀有所图，为人揭破死难）。豹九成二人，先在泸加入同盟会，常来泸闻革命进行情况，甚为热心。江安起义，以刘豹为骨干，程得藩同志助之。城内火起，刘豹即率队入城救火，占据县城，次晨率队乘舟，顺流来泸，作为外援，並扩编部队，进攻邻县。

六、江安城内一切准备，以县衙刑房典吏代皮为主，与李姓同志及其他党人，共同办理，和刘豹二哨官同负起义责任。

七、函知隆昌黄金鳌、黄容九、薛瀛海、富顺曹叔实，会同筠连曾省斋，集合同志和会党在富、隆、泸之间预谋响